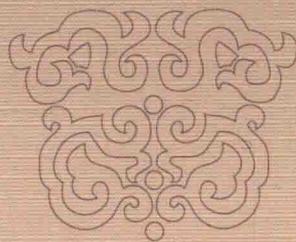


元代副词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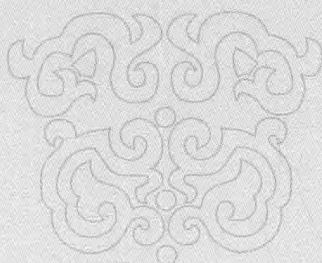
张晓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元代副词研究

张晓传◎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副词研究 / 张晓传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203-0194-7

I. ①元… II. ①张… III. ①古汉语-副词-研究-元代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43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汉语的副词颇具特色，在西方语言中某些靠语法范畴表达的意义，在汉语中往往要靠副词来表达。与那些意义较实的词如名词、动词等相比，副词数量较少，可以遍举；而与意义更虚的词如介词、连词等相比，副词的数量又较多，逐个分析某个时代汉语的副词，概括其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再结合历时因素，要弄清副词体系的历史演变，就更不容易做到了。

张晓传老师从攻读硕士学位时起，就对汉语副词的研究有兴趣。元代是近代汉语的核心时期，元代的副词有的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其间意义有变化，也有的是新产生的，元代副词中有不少对现代汉语副词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元代副词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因此，晓传老师就把关注点放在元代，其硕士论文《〈元刊杂剧三十种〉语气副词研究》，就在元代副词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又在原有基础上，对元代副词进行了更全面的综合梳理研究。现在的这部书稿，就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本书对元代的副词体系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分类和描写，概括其总体面貌；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筛选出元代常用副词，对这些词在汉语史中的变化进行分析，探究其变化的原因与规律。此外，本书还对元代的多义副词和兼类副词做了统计分析，并对副词出现义项增减或兼类的原因及路径进行了探究。

本书所涉及的许多研究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作者通过这些工作，总结出元代副词的特点，这使得本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作者对元代副词进行了穷尽式搜索整理，与以专书为语料的研究相比，这

种穷尽式搜索当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元代副词的总体面貌及演变规律。本书在确定元代常用副词时，对元代副词在各个时代的使用比率进行了统计，并对元代副词在各个时代的使用比率及变化原因进行探究，以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可见，本书除了在元代副词研究方面的结论性成果可供读者参考之外，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也可以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

晓传老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她在学术上的执着态度和积极进取的钻研精神是分不开的。晓传是2007年进入山东大学做研究生的，2010年获硕士学位后继续读博，2014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在这7年中，晓传在学业上一直专心刻苦，孜孜以求。参加工作以后，晓传根据学科发展及自身研究条件相结合的想法，把关注点转向了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研究，继续刻苦钻研，承担了部分辽宁省社科规划和辽宁省教育厅的有关研究项目，并发表了《少数民族语言规划与少数民族电影对白语言研究》《当代语言教育规划视角下的大学课程改革》等有关学术论文。以这样精神和毅力继续努力，相信晓传老师在今后的研究中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张晓传老师的《元代副词研究》即将出版，我写了上面的话，祝贺她所取得的成就，也鼓励她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唐子恒

2017年3月16日于山东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元代副词概貌	(8)
第一节 副词概述	(8)
一 副词的界定	(8)
二 副词的归属	(9)
三 副词与其他词类的区分	(9)
第二节 元代副词概貌	(10)
一 来源丰富，层次性强	(11)
二 稳定性与变化性并存	(11)
三 发展不平衡	(12)
四 文体特色显著	(12)
五 兼类副词数量多、种类丰富	(13)
第二章 元代副词的分类和来源	(14)
第一节 程度副词	(14)
一 最高度	(15)
二 次高度	(17)
三 轻微度	(18)
小结	(18)
第二节 范围副词	(19)
一 总括副词	(20)
二 限定副词	(22)
三 统计副词	(24)

四 类同副词	(25)
小结	(25)
第三节 时间副词	(26)
一 过去、已然	(27)
二 现在、进行	(29)
三 将来、未然	(29)
四 初始	(30)
五 短暂、突发	(31)
六 持续	(33)
七 暂且	(35)
八 逐渐	(36)
九 不定	(37)
十 最终	(38)
十一 累加	(39)
小结	(39)
第四节 情状方式副词	(41)
一 表独自、各自、亲自	(42)
二 表故意、任意、无意	(43)
三 表相互、逐一、齐同	(45)
四 表公然、暗然	(47)
五 表极力、着急	(48)
六 表徒然	(50)
七 表径直、只顾	(51)
八 表重复	(52)
第五节 否定副词	(56)
一 单纯否定	(57)
二 对已然的否定	(57)
三 对判断的否定	(58)
四 禁止	(58)
小结	(59)

第六节 语气副词	(60)
一 确认强调类	(61)
二 委婉推测类	(65)
三 疑问反诘类	(67)
四 评价类	(69)
第三章 元代副词使用概况	(73)
第一节 程度副词	(75)
一 最高度	(75)
二 次高度	(79)
三 轻微度	(80)
第二节 范围副词	(81)
一 总括副词	(81)
二 限定副词	(84)
三 统计副词	(86)
四 类同副词	(87)
第三节 时间副词	(88)
一 过去、已然	(88)
二 现在、进行	(90)
三 将来、未然	(91)
四 初始	(91)
五 短暂、突发	(92)
六 持续	(95)
七 暂且	(97)
八 逐渐	(98)
九 不定	(100)
十 最终	(101)
十一 累加	(102)
第四节 情状方式副词	(103)
一 表独自、各自、亲自	(103)

二 表故意、任意、无意	(105)
三 表相互、逐一、齐同	(108)
四 表公然、暗然	(110)
五 表极力、着急	(112)
六 表徒然	(115)
七 表直接、只顾	(116)
八 表重复	(118)
第五节 否定副词	(120)
一 单纯否定	(120)
二 对已然的否定	(121)
三 对判断的否定	(122)
四 禁止	(122)
第六节 语气副词	(124)
一 确认强调类	(124)
二 委婉推测类	(132)
三 疑问反诘类	(135)
四 评价类	(138)
第四章 元代常用副词	(141)
第一节 煞、最、更1、越、略、微	(142)
第二节 都、皆、尽、则、子、共、凡、通、也、亦	(146)
第三节 曾、已、才2、正1、将1、方、忽、猛、尚、直1、 还1、且、暂	(150)
第四节 漸、看看、偶、早晚、有时、随时、终、到底1、 终须、又、再	(153)
第五节 独2、各、独自、不觉、不由、特3、胡、并、相、 一同	(156)
第六节 暗、窃、暗暗、硬、苦、好生3、徒、直2、常、 频、重	(159)
第七节 不、无、未、不曾、非、休、没	(162)

第八节 彷彿、岂、正2	(163)
小结	(164)
第五章 元代新产生的副词	(165)
第一节 音节结构	(165)
第二节 构词方式	(166)
一 单纯词	(167)
二 复合词	(167)
第三节 来源与演变	(170)
一 程度副词	(170)
二 范围副词	(171)
三 时间副词	(172)
四 情状方式副词	(174)
五 否定副词	(176)
六 语气副词	(176)
小结	(180)
第六章 元代多义副词	(181)
第一节 才、畅、到底、多、顿然、刚	(181)
第二节 更、还、好生、将、竟、绝	(185)
第三节 聊、莫、恰、全、稍、特	(189)
第四节 勿、辄、正1、直、专	(193)
小结	(197)
第七章 元代兼类副词	(198)
第一节 并、畅、单、独、顿、多、多少	(200)
第二节 方、非、更、果、好、浑、极、兼	(205)
第三节 较、尽、决定、绝、苦、立、良	(211)
第四节 聊、略、密、乃、且、窃、亲、权	(216)
第五节 全、稍、少、深、甚、妄、微、相	(220)
第六节 休、也、已、益、约、越	(224)
第七节 真、正、直、只、骤、子、总	(228)

小结	(232)
参考文献	(234)
参考工具书和语料库	(245)
后记	(246)

绪 论

与印欧语系中的诸多语言相比，汉语的副词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既有实词的一些语法特点，能充当一定的语法成分，甚至还可以单独成句，又具有虚词的一些特点，意义不够具体实在，语法功能突出。与某些实词相比，副词数量不多，但是功能复杂，使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并且大部分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虚化过程，有些属于多义，有些还属于兼类，一直是汉语研究的重点。目前对于副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微观类研究起步相对早，早期主要是对某一副词进行具体的静态描写分析，侧重副词功能、性质、特点等的描写，大多是随文释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副词研究由静态研究慢慢走向动态研究，副词研究逐渐走向纵深，探讨副词的来源、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等，这类研究目前相对较多，成果比较丰富。虽然这类研究是副词研究的基础，但是对于某些或某类副词的静态意义或功能的描写过于细致，造成冗长与繁琐，缺少系统性和条理性。对于一些副词的使用数量与频率等缺少统计，分析缺少科学性；宏观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侧重对某一时代的副词从整体上对其性质、功能、使用状况等进行静态描写，并对副词的演变等进行动态的梳理与研究。目前此类研究缺少行之有效的理论，更缺少直接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

元代是我国少数民族大融合时期，是近代汉语的主体部分，是汉语发展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俗文学占据主流，口语在文学书写中的地位和比例逐渐增加，这使得该时期的词汇语法更接近当时实际生活状况，因此语料更具有研究价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元代的副词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本书所要研究的首先是元代副词的系统

以及元代副词的源流与演变，并对元代所有副词做全面细致的断代描写。元代副词大部分来源于上古或中古，这部分副词有的使用语体发生转变，由书面语转向口语等，有的延续了以前的用法和意义，有的则出现了改变，有的副词使用数量和频率也发生改变，由常用或非常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另外元代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副词，这些副词不少具有典型的时代性，有的具有典型的文体特点，有的则是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其语义和语用也具有不少时代特色。并且元代的这些副词有的经过发展演变沿用到现代汉语中，有的则在使用中逐渐被淘汰，甚至只出现在元代。本书通过对元代副词穷尽式的搜集与调查研究，尽量多的描写分析元代的副词，并对元代的常用副词、新兴副词、多义副词、兼类副词等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汉语史中的发展演变等进行全面的探索，通过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详尽勾勒元代副词的基本面貌和时代特色，这对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本书在对元代副词进行断代描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副词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目前汉语副词虽然研究比较多，但是一些理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副词的界定，副词的分类等，至于副词的历史演变问题更是复杂，如旧有的副词使用数量和频率为什么下降或上升，甚至消失，而新兴副词为什么会出现，新旧副词之间的兴替以及各自兴衰存亡之间的关系及其造成的原因与规律等，再有多义副词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兼类副词各个词类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变等。本书就这些问题以元代副词为例，进行深入探讨，对汉语副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再次，本书以元代副词为切入点，采用宏观视角，充分运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断代描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历时探源，上溯上古汉语时期，下至现代汉语时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为断代语法词汇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借鉴，为断代汉语史研究提供资料，对断代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的研究范围涉及整个汉语史，重点范围是近代汉语时期。目前汉语史的分期，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王力认为：“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汉语四个阶段，其中公元 13 世纪到 19 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五四运动为过

渡阶段)。”^① 潘允中认为：“自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汉语的近代时期。”^② 吕叔湘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③ 胡明扬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④ 蒋绍愚认为：把语音和语法综合起来看，把唐代初年作为近代汉语的上限是可以的……下限定为十八世纪中期，或者粗略一点说，定在清初。”^⑤ 袁宾认为：“在认识近代汉语历史范围问题上，我们觉得可以确立下面两条原则：（一）认识主干部分的原则。（二）前后部分可以重叠的原则。”^⑥ 结合袁宾的主干原则，综合各位前辈的观点，我们把晚唐五代作为近代汉语的起点，把明代作为近代汉语的下限。

本书的研究语料分为两部分：

（一）元代语料

由于历史原因，元代流传下来并能确定具体产生时间和作者的作品并不多，为了对元代副词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我们选用语料时采用模糊原则，即但凡是元代创作的作品都算元代的作品，由于精力有限，我们对有些作品，只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为研究语料，我们的选用的元代语料如下：

1. 《元刊杂剧三十种》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唯一元代刊刻的元杂剧选本，是研究元代历史文化及语言的重要文献，蒋绍愚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说：“在以元杂剧为研究元代语言的资料时，应依据《元刊古今杂剧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② 潘允中：《汉语史概要》，中州画社1982年版，第3页。

③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9页。

④ 胡明扬：《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载胡明扬《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2页。

⑤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⑥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三十种》。”^①但是正如王国维所说：“该书出坊间，多讹别之字，并且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版子也出现了断烂”^②，这给阅读和研究带来了很大不便。基于此点，许多学者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了校订，本书以徐沁君校点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为依据。

2. 《老乞大》

《老乞大》是高丽、朝鲜时代最重要的汉语教科书之一，成书于元代末年，是研究元代语言的必选语料之一。江蓝生曾指出：“会话课本《老乞大》的语言跟直讲体十分接近，比直讲体还要口语化，更能反映当时北方汉语口语的真实面貌。”^③刘坚^④等也指出：“作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会话书的语言应该是典范的，合乎共同语标准的，古代的会话书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白话的极好资料。”《老乞大》流传至今，经过多次重刊和修订，本书以2002年郑光主编外语教研社出版的《原本老乞大》为依据，这个版本在古本《老乞大》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最大程度的反映了北方官话区语言的真实面貌。

3. 《元典章·刑部》

《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代法典的集成，刊刻于英宗至治元年，记录的是元世祖中统元年至仁宗延祐七年之间的皇帝诏命、法律条令、案件申报与审核等各类法律公文，是研究元代历史、法律、语言的宝贵语料。李崇兴认为：“《刑部》是《元典章》里面白话资料最为集中的一部分，也是篇幅最大的一部分。利用《元典章》考察元代汉语可以选择《刑部》作为代表。”^⑤《元典章》流传至今的版本有很多，但大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书以李崇兴、

^①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②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③ 江蓝生：《〈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序》，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⑤ 李崇兴：《〈元典章·刑部〉的语料价值》，《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

祖生利点校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为依据，此版本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元代语言的本真面貌。

4.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是元朝建安虞氏于至治（公元 1321—1323）年间刊刻的讲史话本。五种包括《全相武王伐封平话》、《全相七国春秋后集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全相前汉书续集平话》和《全相三国志平话》，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语言风格上文言与白话混合，较真实的反映了元代的实际语言状况。本书以钟兆华点校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为依据。

5. 《全元散曲》

《全元散曲》为我国元代散曲总集，是隋树森先生历经十七年参校编纂而成，共收录自金代元好问至元末明初谷子敬等二百一十三位散曲家的作品，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套，真实地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口语面貌。

6. 其他语料

吴澄的《经筵讲义》和许衡的《大学直解》、《直说大学要略》，是现存元代重要的会话口语资料，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会话口语面貌。我们采用《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1990 年商务印书馆的点校本。

（二）其他时代的语料

因为要对元代副词进行历时的比较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对其他时期的语料进行选择，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唐代

蒋绍愚认为：“应将唐代变文作为研究当时汉语词汇的重要语料”^①，我们以黄征、张涌泉编，中华书局 1997 年出版的《敦煌变文校注》（下称《变文》）为依据。

2. 宋代

《朱子语类》（下称《语类》）是南宋朱熹讲课实录，口语性高，

^①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我们以王星贤点校的《朱子语类》为依据。

3. 明代

《金瓶梅》（下称《金》）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是第一部以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为中心的小说，口语性极高，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文献，本书考察所用的版本是以陶慕宁校注的《金瓶梅词话》为依据。

4.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我们以 CCL 语料库为依据。

本书相关说明：

（一）副词始见时代

副词的始见时代，我们一般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古汉语虚词词典》等大型权威工具书为依据，同时参考王力、董志翘、唐贤清等前辈时贤的专著、文章。因为文章着力点是考察元代副词在汉语史中的地位，尤其是近代汉语史中的地位，所以，那些出现在上古或中古的副词，我们并没有标出具体出现的时代。

（二）双音节或多音节副词的确定

由于汉语缺少形态标志，词和短语的划分一直存在争议，我们以吕叔湘的五条标准为原则：“（1）这个组合能不能单用，这个组合的成分能不能单用；（2）这个组合能不能拆开，也就是这个组合的成分能不能变换位置或者让别的语素隔开；（3）这个组合的成分能不能扩展；（4）这个组合的意义是不是等于它的成分的意义的总和；（5）这个组合包含多少语素，也就是它有多长。^①”因为元代文献中有不少是杂剧和散曲，所以我们还以顾学颉、王学奇的《元曲释词》作为参考标准。

（三）副词标注

我们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多义副词，例如，“才”在副词中有两个副词义项，我们标注为“才1”“才2”，副词在元代的使用频率则标

^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 页。